



六祖住了那些道場

智 銘

六祖住的是什麼道場或住了那些道場，也是學者所注意而會加以研究考證過的一個問題。

依敦煌出土的「六祖壇經」，其經題全名是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，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」，經題即已說明六祖曾住過大梵寺。

又同經「四八·大師告別真假動靜偈」一章中，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。七月八日，喚門人告別。大師先天元年，於新州國恩寺造塔，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。大師言：『汝等近前，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，汝等有疑問，爲汝破疑，當令迷者盡，使汝安樂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』」

由這段記載，六祖曾住國恩寺，否則，他不會在一個不曾住過的道場建塔。

再依德異本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其「行由品第一」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章刺史與官僚入山，請師出，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爲衆開緣說法。」

由這，可知六祖曾住寶林寺，時韶州章刺史即由此寺請師出山。

至于所記在大梵寺說法，則與敦煌相同。

據丁福保居士箋註：

寶林寺——即曹溪南華寺是也。地在曹溪上源，時西國智藥三藏建議修一梵刹，韶州牧侯敬中，以其言具表奏聞，上可其請，賜寶林爲額，遂成梵宮。落成於梁天監三年，至中宗神龍元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。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又勅爲法泉寺。太平興國三年，勅建塔，改爲南華寺，又改曰華果寺。六祖曾謁里人陳亞仙，捨宅廣之。

大梵寺——依廣東通志二百二十九：韶州府曲江縣報恩光孝寺，在河西，唐開元二年，僧宗錫所建也。時名開元寺，後更名大梵寺。宋崇寧三年，詔諸州建崇寧寺，政和中改天寧寺。紹興三年，專奉徽宗香火，賜額曰「報恩光孝寺」。

由以上箋註，知寶林寺曾經四度易名，六祖不但住過，而且曾謁里人陳亞仙捨宅捐資，擴大了梵宇。至于大梵寺，原名「報恩光孝寺」，而宋崇寧三年詔諸州所建的崇寧寺，後來也改名爲「報恩光孝寺」，那末崇寧寺就是大梵寺了。六祖在這兩個道場都住過。

又依「行由品第一」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祖問曰：『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？』惠能對曰：『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』祖言：『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爲堪作佛？』惠能曰：『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』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衆，總在左右，乃令：『隨衆作務。』惠能曰：『惠能啓和尚！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，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』祖云：『這獼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著糟廠去。』惠能退。至後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，經八月餘。」

由這一大段記載，六祖曾住黃梅東禪寺達八月餘，並在此得衣、法而爲第六祖。據湖廣通志七十八：黃州府黃梅縣東禪寺，在黃梅縣西南一里，又號蓮華寺。

又依「行由品第一」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（惠能）一日思惟：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遯。遂出，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。時有風吹旛動。一僧曰：『風動。』一僧曰：『旛動。』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『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』一衆駭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『行者定非常人，久聞黃梅衣、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』惠能曰：『不敢。』宗於是作禮，告請傳來衣鉢，出示大眾……於是爲惠能薙髮，願事爲師。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」

由這一段記載，可知六祖曾住廣州法性寺，並在此薙髮、着染衣、受戒律正式成爲僧寶身。據一統志七十九記述：法性寺在府城內西北，舊爲乾明、法性二寺，宋合爲一，統稱法性寺。

又依「護法品第九」，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『師辭老疾，爲朕修道，國之福田，師若淨名，託疾毘耶，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，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，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

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，感荷師恩，頂戴不已。並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，勅韶州刺史，修飾寺宇，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。」

由這段記載，六祖出家前，在新興縣的「舊居」，被則天皇帝賜爲「國恩寺」。這個寺，高僧傳說：在神龍三年，賜額爲「法泉」。太平興國三年，重建塔，改名「南華」。又「嶺南叢述」記說：六祖故居新興縣國恩禪寺，即盧能故居也。顯然也三度易名。六祖曾有「落葉歸根」的話，在舊居被賜爲國恩寺後，可能也會住過。並會命門人在此寺建塔，預備「落葉歸根」。

以上所記，係依據敦煌出土本「六祖壇經」及德異本「六祖壇經」所記述的次序予以敘述，該二本旨在傳法，故師記六祖行誼，不無先後顛倒，予人有迷糊之感。茲依六祖之發迹，以至其示滅，將其所住之道場，重爲排列如下：

第一：黃梅東禪寺——住八月餘，在此破柴踏碓，最後以一偈，得衣、法而爲第六祖。

第二：廣州法性寺——在此判風、旛之動，因而薙髮、着染衣、受戒律而爲僧寶身，旋坐菩提樹下說法，開東山法門。

第三：寶林寺——受戒之後即來寶林，住九月，爲惡黨尋逐。後二度住此寺，韋刺史即由此請師出，至大梵寺說法。

第四：大梵寺——應韋刺史之請，在此寺駐錫說法，聽者除四衆外，尚有官僚、儒宗、學士一千餘人。弟子法海奉韋刺史之命，將此次說法，集記爲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——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說法壇經一卷」

第五：國恩寺——爲六祖新興縣之舊居，乃則天皇帝賜名爲「國恩寺」。六祖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在此造塔，而「落葉歸根」。

胡適先生對於六祖究竟住在什麼道場，曾有一番考證。他寫了一篇「能禪師與韶州廣果寺」的考據文字（見胡適手稿第七集上卷一，頁一〇三）。他首先引用全唐詩第一函第十冊，宋之問所作「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」詩。詩云：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謫居竄炎壑 | 孤帆淼不繫 | 別家萬里餘 |
| 流目三春際 | 猿啼山館曉 | 虹吸江臯霽 |
| 湖岸竹泉幽 | 衡峯石困閉 | 嶺障窮攀越 |
| 風濤極沿濟 | 吾師在韶陽 | 欣此得躬詣 |
| 洗慮實空寂 | 焚香結精誓 | 願以有漏身 |
| 圭薰無生慧 | 物用一冲曠 | 心源日閑細 |
| 伊我獲此途 | 游道回晚計 | 宗師信捨法 |
| 擯落文史藝 | 坐禪羅浮中 | 尋異南海裔 |
| 何辭禦魑魅 | 自可乘炎癘 | 回首望舊鄉 |
| 雲林浩虧蔽 | 不作離別苦 | 歸期多年歲 |

宋之問又有「遊廣界寺」詩。詩云：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影殿臨丹壑 | 香臺隱翠霞 | 巢飛合象鳥 |
| 砌場雨空花 | 寶鐸搖初霽 | 金池映晚沙 |
| 莫愁歸路遠 | 門外有三車 | |

（「廣界寺」原注「界」，一作「果」。作「果」是。）

宋之問貶爲瀧州司馬（殿本唐書本傳誤作「隴州」，百衲本不誤，全唐詩小傳不誤），在神龍元年（西七〇五）第二次配徙欽州，先天中，賜死於徙所。他遊韶州見惠能，當是在被貶瀧州時，瀧州即今廣東羅定縣。

又舊唐書一九一：方伎傳也說：「慧（惠）能住韶州廣果寺」。

又日本入唐求法和尙圓珍，於大中七年（西八五三）至十二年（西八五八），從唐國傳去的佛教典籍中，有「禪門七祖行狀碑銘」十五件合一卷。此十五件的子目，記在圓珍的兩個總目錄內，其第十五件題作：

「大唐韶州廣果寺悟佛知見能禪師之碑文」

由這個子目，可見六祖是住在廣果寺，並有在此寺「悟佛知見」而說法的意味。

因找出了這幾條的歷史證據，證明六祖惠能大師住的是韶州「廣果寺」，以此歷史事實，與敦煌本、北宋本壇經比照，各本壇經中找不出「廣果寺」，所以胡先生認爲：

僞作六祖壇經的人，已不知此寺名，故敦煌本壇經題「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」，第一章也說是在大梵寺。其末章又說：「大師于新州國恩寺造塔」又說：「此壇經，法海上座集，上座無常，付同學道際，道際無常，付門人悟真。悟真在嶺南曹溪山法興寺，見今傳授此法。」此最古本壇經內說了三個寺名，而沒有廣果寺。

北宋本壇經（日本的「興聖寺本」即宋乾德五年丁卯（西九六七）惠昕本）開卷仍作大梵寺，卷尾則作「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三更時，于新州國恩寺圓寂」但「壇經傳授」一節，刪去「法興寺」之名，此本也無「廣果寺」之名。

契嵩以後的改本壇經（如大正藏之德異本）開卷即改作：

「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（名璩）與官僚入山，請師于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爲衆開緣說法。」

寶林即寶林寺，其第七章首云：

「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……時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廢，（曹叔良）遂於故基重建梵宇。

延師居之……。」

其第八章首云：

「時，祖師居曹溪寶林……。」

其第十章云：

「師于太極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……。」

次年……七月八日，忽謂門人曰：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辦舟楫……。」

先天二年癸丑歲，八月初三日，于國恩寺齋罷……至三更……奄然遷化。」

此本內，也無「廣果寺」之名。」

所以，胡先生結論說：

「這些和尚們作僞書，是用不着做考據的。閉門捏造地名、寺名、人名，豈不更方便，更省事嗎？」

由胡先生所引述的歷史證據中，可以確認六祖是住在韶州的

「廣果寺」，但各本壇經中，却對這個有歷史證據的道場，却一字不提，難怪胡先生要指責壇經的作者們「閉門捏造，不做考據」了。因為「六祖壇經」太經不起歷史資料的考驗，所以胡先生根本否定「壇經」是在六祖生前于大梵寺說法時，由韋刺史命法海當場集記的。如「六祖壇經」真爲法海所當場集記，那末，廣果寺豈能爲之遺漏？故胡先生認爲最古本六祖壇經，是出自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，應是可以認定的。

至於壇經在以後的被竄改，丁福保在「箋經雜記」第十四裏，曾這樣說：

「余書藏中，所收壇經，不下十餘種，其最佳者，爲正統四年黑口刻本……其次則爲嘉靖間五台山房刻本。茲以兩本校勘其異同，正統本之優點，爲法海所撰壇經畧序，尙未改爲六祖大師緣起外紀。其序文，亦未爲後人所竄亂……其間字句之不同者，尤不勝枚舉。於以知壇經之竄亂，其在正德、嘉靖間乎。」

所以，今日流通的「六祖壇經」，是經過多少人的竄亂而成的一本集體創作。讀者只要將敦煌本與德異本一比較，就知道壇經被竄亂的面目。真正是如丁福保所說的「其間字句之不同，不勝枚舉」。

當然，當時的韶州，不可能只有一個廣果寺，但廣果寺爲六祖常住的道場，已有歷史證明爲不爭的事實。六祖住廣果寺時，有宋之問等大官會親承教益。宋之問在武后時召直習藝館，累轉尙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。因附張易之，易之敗，乃被貶瀧州。迨武三思復用事，之問起爲鴻臚主簿遷考功員外郎。官位可謂不小，他到廣果寺拜禮六祖請益，也算是件大事，應爲當時常住大眾共知者，法海豈有不知之理，六祖壇經中，不但無宋之問請法因緣，連廣果寺之名，亦復不錄。實在是件遺憾的事，由于壇經的不錄廣果寺，更足以證明壇經是後人憑「傳說」而創造，對歷史不加考據，以致造成後人隨意竄改之陋風，這種風氣就難免要被考據史家的嚴詞譴責了。

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夜寫于淨室

（上接第44頁 虛雲和尚）

說罷，深深一揖，嚇得兩女慌忙萬福回拜，齊說：「郎君何須如此！」

公子道：「雖百拜亦不足以彌我之愆過。」

田氏泣道：「妾身父母久聞郎君人品清高，故此願結絲蘿，妾身亦喜終身有靠，怎知郎君原來無情。」

譚氏亦哭泣道：「郎君既然信佛待要出家，何不早些講明，也好退婚，如今却叫我等如何自處？」

公子亦覺慘然，一時無詞可對，他豈能怨責父母？

田氏哭道：「郎君爲何矢志出家？却又不往，留至今日累我等終身？」

公子說：「我非有意如此，兩月前我在鄉逃往南嶽出家，半途被叔父派人捉回，押來交還我父。他爲防我再逃走，即迎娶兩位小姐，事非出我本意。」

田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亦難怨郎君，只是郎君爲何從小矢志出家，願聞其詳。」

公子道：「我父母年近半百，尙無子息，往禱觀世音，母夢長鬚青袍男子，禮頂觀音跨虎而來，躍於榻上，遂有妊懷我。我母生我之時，難產致死，我得老翁來破開肉團，方得出世，我由繼母養育，我從小忌葷茹素，隨繼母吃齋，七歲之時，隨繼母往南山寺進香，我一見大殿佛像莊嚴，我即瞪目仰視，不勝孺慕，不忍遽去，我彷彿可憶，似是身爲老僧，細思又不知在何處，總而言之，我自感與佛素有夙緣，我平素落落寡歡，不喜讀書，唯見佛像一唸佛經，方得歡喜。故此我矢志出家，再修來生，勿墜輪迴。」

田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郎君原來與佛有此夙緣，難怪一心向佛。」

公子道：「我矢志出家，雖是夙緣，也有近因。」

田氏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